六典通考

湖西閻鎭珩輯

都邑考

歷代遷國

自黃帝畫九州分建萬國其樹本之强弱各殊其處地之媺惡亦異遵時歷變改造新邑於是不得已而有遷國之事先王重而愼之既龜筮協吉猶博詢于臣庶然後翻徙㒷廩而啟行焉堯之本封在唐而徙于晉陽及卽帝位更徙平陽舜承堯禪乃治蒲坂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而定居安邑或以爲都在陽城者非也殷之中世凡經屢遷仲丁遷嚻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及盤庚五

遷仍歸于亳尙書盤庚三篇其卒篇曰盤庚旣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蓋因轉動之勞旣息而大以慰兆庶之情也周之初后稷封于有邰公劉自邰而遷邠太王自邠而遷岐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又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文王作豐武王營鎬周公規建洛邑祖孫父子不相因襲豈好爲異哉亦各隨其時之宜而制之也方公劉竄迹于戎翟之間百度草創宜若經營未暇而詩人述其陟巘降原之勤與其廬館厲鍛之備旣曰乃觀于京京師之野又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古之人雖蕩析離居而規畫從容洪纖畢舉此其所以能基八百年之王業與後之有天下

者始莫不經理微密至其久而事變叢出漢唐之末或緣遷以亡晉宋之南亦賴遷以存揆厥事理固靡一定然孟子策滕文公亟引太王去邠之事豈不知滕地褊小別無可遷之邑然使力圖自新如少康之一成一旅猶克光復舊物矧以城中之大舍可遷之地而不遷乃且安坐束手以就敵人之繩約豈所謂謀國能審者哉

作遷國考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二曰詢國遷 國遷謂徙都改邑也 太卜國大遷則貞龜 正龜於卜位也不親命龜亦大遷輕于大祭祀也 太史大遷國抱法以前 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以前當先王至知諸位處 天府若遷寶則奉之 奉猶送也 詩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慰安爰於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捄虆也陾陾眾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戎大醜眾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

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淢城溝也匹配也王后烝哉后君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濯大翰幹也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績業皇大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功莫大於此武王烝哉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

史記周平王立東遷於雒邑（平王以前號東都至敬王以後及戰國爲西周）辟戎寇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雒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邑

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此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末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出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版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

君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莊蹻之亂胥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日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疆顧不愈于東晉之徵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彤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王赧徙都西周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於公懸狐懸音憚懸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閭括地志云汝州外右梁城郎懸狐聚也陽人故城郎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君也梁亦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按懸狐陽人傍在三城之間

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

史曰

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爲故絳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 沃饒而近盬 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 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 墊隘羸困也 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 沈溺濕疾重膇足腫 不如新田 今平陽絳邑縣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 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西南入汾 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

之遷于新田

日知錄春秋時晉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沃在今聞喜縣漢志聞喜故曲沃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城址尚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于新田在今曲沃縣杜注今平陽絳邑縣是後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其故都之絳爲故絳此晉國前後四都之故蹟也然晉自都絳之後遂以曲沃爲下國僖十年狐突適下國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卽後世遷都亦遠

不相及竹書紀年康王九年唐遷于晉宣王十六年晉遷于絳　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邑縣而前此不見于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　全祖望曰括地志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叔封于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原則在河汾之西矣但燮父之改號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明曰穆侯始遷于翼則史記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也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既遷之後不忘其故而

築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于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聚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

秦非子始封于秦天水隴西縣秦亭自後莊公徙犬丘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文公徙汧在隴州以東甯公徙平陽郿之平陽亭在岐山縣西四十六里德公居雍城大鄭宮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獻公徙治櫟陽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一名渭城在雍州咸陽縣築冀闕即象魏徙都之

漢高帝在洛陽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

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據成皋右阻澠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重劇皆定陛下誠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從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遷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惟陛下裁赦

後漢獻帝中平七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迺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苞室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莫敢應者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

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阻國計耶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而關西尚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琬竟坐免卓又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恐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

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從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卓盡焚洛陽宮室遷民長安車駕既至宮室已盡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建安元年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時曹操在許謀迎天子眾以爲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四方雖

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將兵詣洛陽引董昭問計昭曰將軍入朝此下諸將未必服從今留輔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遷都許

魏武帝時蜀將關羽圍樊襄陽甚急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司馬宣王蔣濟等諫曰于禁等爲水所投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且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喻權令躡其後樊圍自解魏武從之

吳孫皓甘露元年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陸凱上疏曰武昌

土地實危險而塉埆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就武昌居足明天意知民所苦矣皓還都建業

晉永嘉四年鎮東將軍周馥建策迎天子徙都壽春上書曰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等伏思大計竊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檄荆湘江揚各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時東海王越專政馥不先白越

而直上書越大怒謂馥擅命遣兵伐之馥兵敗憂憤病卒卒後元帝問華譚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簡文帝時桓溫欲經緯中原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之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著作郎孫綽乃上疏曰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橫流郡無完郛者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河洛丘墟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

老身亡者巳隨成行雖北風之思相感目前之哀實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孫孫之恩豈不纏於聖心哉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紐則遵養以待會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溫覽表不悅

宋孝帝大明二年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以星變故也尚書吏部郎沈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好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旣物情不說容虧化本上不從

梁元帝承聖二年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懍劉

穀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上命朝臣議之朱買臣上言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耳帝竟從僧祐議

後魏太和十七年帝將南討意在謀遷謂任城王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

爲忠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明年乃詔諭天下以遷都意三月帝御太極殿喻在代羣臣遷移之略冬十月親告太廟奉迎神主十一月車駕至洛陽革衣服之制復代遷戶租賦三年隋高祖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散騎常侍庾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

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顯等曰是何神也遂下詔曰京師百官之府四海歸向非朕一人之所獨有苟利于物其可違乎且殷之五遷恐人盡怨是則以吉凶之土制長短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今區寓靈一陰陽順序安安以遷勿懷胥怨龍首山川原秀麗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斯公私府宅規模遠近營構資須隨事修葺仍詔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義等創造新都煬帝初立幸洛登邙山觀伊闕歎曰此龍門耶自古何爲不建都于此僕射蘇威對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悅曰其地北據山麓南望天闕水木滋茂川原形勢自古

都邑莫有比也其年冬詔於伊雒營建東京大業二年東京成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于東京

唐武德中或說上曰突厥累寇關中以子女玉帛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不都則寇自息上以爲然秦王世民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遽遷貽四海之羞爲百世笑乎上善其言貞觀四年詔發卒徙洛陽宮張元素上書曰昔漢高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西駕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中也太宗顧謂房元齡曰洛陽土中朕意在於便百姓今元素上表宜卽停之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時關中饑歲陳子昂上書曰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利南資

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饉百姓爲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鏟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民不堪困則亦爲盜賊揭梃叫嘑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西土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

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
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廥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
欲舍而不顧儻鼠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抔
粟陛下何與焉之武后奇其才召擢麟臺正字代宗時郭子
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
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
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
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眞用武之
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
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
慶緖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

馮陵而不能抗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嘷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衞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阨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鬭場陛下意者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衞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遄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興元初德宗避朱泚

之亂自奉天至梁州糧用頗窘欲西幸成都衆議未決會李晟表至言陛下駐蹕漢中所以係億兆之心若規小舍大遷都岷峨則士庶失望雖有猛將謀臣無所施矣德宗乃止昭宗乾寧初國子博士朱朴上書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

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與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自昭宗奔華州朱全忠請遷都洛陽不許然全忠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如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全忠來朝先如東都四月天子至自西都唐會要天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西都舊有凌煙閣畫圖初功臣今遷都東京乞委營造一閣圖寫梁王全忠勑旨令於皇城內擇地營造仍賜名天祐旌功之閣

宋太祖生于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

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尙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曰遷都未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答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

年天下民力殫矣仁宗時建修北京以禦契丹范仲淹上書曰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間欲進北京其可及乎北京四面無險阨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于澶淵四面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憂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勁兵加京師搖動邊遠重兵則奸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帝居九重是以王公法天設險以安萬國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坐鎮四海而無煩動之勞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而無回顧之憂至于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表裏山河接應

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爲西洛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天下幸甚建炎元年七月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十月駐蹕揚州三年五月自杭州至江甯府駐蹕神霄宮改府名建康趙元鎮上狀畧曰竊惟東晉渡江全有淮甸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外無陵侮之憂故也今強敵南侵視大江如履平地淮南故非我有而江左郡縣凡都會形勢之地悉經蹂踐視東晉萬萬不侔雖欲立國其可得乎若欲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定建極宅中之計惟關中奧區兵民可恃太祖皇帝時已有遷都之議陛下欲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今關中半失之矣欲經營關中當自蜀中始欲

宰蜀中當自荆南始安撫使葉夢得上奏曰建康居東南要津實恃大江爲險然自豫章而東長沙而北江陵而西江行數千里控扼之會皆以武昌爲襟帶孫權建鼎足三方之勢抗魏制蜀倚爲用武之地故周瑜呂蒙因以破曹操擒關羽晉元帝南遷首命陶侃以龍驤將軍爲太守故蘇峻之亂卒賴其効宋齊之後專事隴蜀不以爲意侯景長驅無所忌憚遂致梁禍唐以鄂岳爲一道觀察嘗委以重人至文宗以鄂州爲武昌軍置節度使特命牛僧孺鎮之韓滉鎮浙西當朱泚之亂潛修石頭城臣謂鄂州宜建帥藩宿以重兵爲建康之西門石頭城當尋其故址興輯之分備屯戍以護大江之守然後建康可恃以固紹興元年十一月詔紹興駐蹕日久苦

漕運艱複兵單薪水不便可移蹕臨安府二年正月車駕至

臨安府駐蹕老學庵筆記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則百司庶府爲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已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在臨安爲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猶曰行在某司亦不忘恢復也先是章誼上

奏略曰杭州東南俯瞰大江西擅湖山之秀北通大路引漕江淮與閩之物通徽川廣京東京西諸路比之鎮常蘇湖特爲雄大自頭錢氏有國最不被兵近年雖遭方臘殘破陳通鼓譟皆藉國威靈旋即收復兼之州廨官舍寬宏道路城郭易治水泉甘香民不病暑咫尺閩越山河鞏固比之淮南地勢高爽宜揮炎暑暫駐六師至是遂建都焉孝宗即位欲成

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幸安計未決王

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今東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歎曰是人傑也隆興中起居郎胡銓上建都疏略曰今日天下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亢與背也建康搤亢拊背之要地也錢塘則燕安酖毒之微地也處錢塘是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謳吟思國亦已久矣苟不決策移蹕定都何以繫西北延頸思歸之心乎金世宗將北幸梁襄上疏諫曰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

歷區夏若坐堂壁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弊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而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貞祐二年宣宗決計南遷詔告國內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上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詣原廟奉辭七月車駕至南京

元世祖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

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草木子元世祖定大興爲大都開平爲上都每年四月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頒賜於宗戚馬亦就水草八月草將枯則駕回大都惟每歲往來於兩都他無巡狩之事

明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撫陝西先是帝以應天開封爲南北京臨濠爲中都御史胡子祺上書曰天下形勝地可都者五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邙非有殽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勢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稱善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

險國汝往以省覲風俗慰父老子弟及還獻陝西地圖並言經略建都事會太子病卒而止永樂十四年羣臣建議北京疏曰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誠帝王萬世之都十五年二月命泰寧侯陳珪營建北京柳升王通副之三月發京師令皇太子監國五月至北京

論曰自蘇軾以周之東遷爲失計後之議者多謂國不可輕遷遷必速亡斯膂儒一偏之見而非達于時勢之論也夫周之被戎禍久矣不自幽王始也周之遷國亦屢矣不自平王始也公劉去邰而居豳太王去邠而居岐懿王去鎬邑而都犬邱三者皆非國力全盛之時也然或不得已而有遷遷豈遂至于亡哉由平桓以降周

雖未有大無道之王然而苟且自安畏葸不振未聞有發憤修政如太王公劉者也且方是時齊晉大國爭長爲雄而楚尤倔强于江漢之間并兼諸夏拓地千里自昭王南征不復莫克舉一旅以問之至于夷王遂下堂而覲羣侯周之陵夷不競甚矣雖使盡收豐鎬之故地其能東嚮以制御諸侯乎而秦之代周而興又有天命存焉不緊乎周之遷不遷也且夫安土重遷爲平時計則然耳脫或不幸而有非常之變則亦必有非常之事殷人厄于河患而播蕩者四五世祖乙盤庚不常厥居不害其爲中興之令主也魏孝文自代而遷洛金海陵自上京而遷燕元世祖自和林而遷大都明成祖自金

陵而遷北平當四主之時天下豈有及其强大者哉故曰惟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常者固常人之所驚疑也衛在春秋百里小邦耳遭狄人之難挾其遺民渡河以廬于漕國幾不能自存然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至其季年有革車三百乘楚宫之作見美詩人可不謂賢乎故將大有爲之君必經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碩大若苟焉濡忍于旦夕而偷爲一切便安之計雖不遷亦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遷于長安而亡唐遷于洛陽而亡金遷于汴梁亦亡遷之速亡若此而考烈之于壽春李景之于豫章則軾已言之矣是大不然夫漢唐之遷脅于董卓朱温金之遷偪于元人之亟伐就三國之事

言之其勢岌岌然如千鈞之覆于卵上還亦亡不還亦亡且獨不見晉宋之事乎晉之東晝淮而守宋之南倚江爲界一隅偏安僅足自固然而衣冠文物收拾于煨燼之餘綿綿延延百有餘年而天下不遂淪于左衽者豈非渡江之力與若夫王敦蘇峻區區擁一鎮之衆以逆而犯順本非劉曜石勒之比而蘇軾歸其功于王導以爲晉之危而復安者由導之能決大計也愚又見爲不然自惠帝失馭羣盜蜂起懷愍見執洛社邱墟設是時以王導爲大臣能堅持不遷之議乎吾有以知其不能也犬戎之暴甚于劉石周之孱弱無異東晉向使平王委其身于榛莽之墟而朝夕與豺狼雜處安保無復

驪山之禍乎且其時晉鄭夾輔文侯武公之賢豈遽不如一王導然卒未嘗有一言沮東遷之謀者誠畏犬羊之侵陵而度其勢有不得不遷焉耳獻又謂成王周公之營洛特以重王室而非有意于遷者尤屬疏濶之論夫聖人以天下爲公者也洛邑宅天下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成王周公望其子孫修德以致王非欲其擇地而逃死也惟平王積闇之資不足以表率諸侯故八夷大國之人相與叛而去之不然畢公君陳所以撫乂東夏者有年流風善政久而猶在果於此修文武成康之業其興復顧不易耶卽何取乎形勢之都爲哉語曰戎狄豺狼不可親暱苟吾力不能勝則宜亟

退而遠之故前之公劉太王役之元帝高宗亦世主所當取法者也若如軾之論坐守故封以待亡而譬之于田宅之不可鬻亦固甚矣

六典通考卷百九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工政考

歷代工政

古者人巧未興斲斵不施民各以朴拙相安後世聖人有作易之以文飾于是有宮室以壯其居有棺槨以藏其體有舟車以利其用易所謂制器尚象者是也傳稱少昊摯之立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其在唐虞命垂作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卒以命垂故世號曰工垂記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四代之官各有所尊亦矯其時弊而然也

禮天子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康成以爲殷代之制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中遭秦火盡官喪缺後儒以考工記補之其文古質奧雅殆出秦漢間作者非時士所能及也漢百官表有將作少府列在九卿又有考工令丞唐宋以來遷相增損至明罷少府將作而併其職于工部自城郭宮室都邑塗巷至于百物器用纖悉靡不釐舉可謂發古而得其中矣傳曰日省月試餼廩稱事以勸百工又曰來百工則財用足作工政考以車政明堂附焉

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材或治絲麻以成之審曲面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布帛婦官之事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鎛田器詩云庤乃錢鎛又曰其鎛斯趙廬讀爲纑謂矛戟柄竹欑柲或曰摩鋤之器胡今匈奴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粵

地塗泥多草蔵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强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知者創物謂始開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天時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鸜鵒鳥也不踰濟無妨于中國有之貉或為猨謂善緣木之猨也汶水在魯北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去此地而作則不能使良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荊荊州也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

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埴黏土也捖摩之工謂玉工也捖讀為刮其事亦是也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陶旊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官名官者也廬矛戟矜柲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櫛屬也輪輿弓廬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多錫為下齊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為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鎛器田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刀劍之屬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

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 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鑒亦鏡也凡金多錫則忍白且明也 築氏治氏 詳兵器考 桃氏 詳兵器考 鳧氏 詳樂器考 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 消湅之精不復減也量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 不耗然後權之 權謂稱分之也雖異法用金必齊 權之然後準之 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小 準之然後量之 鑄之于法中也量讀如量人之量 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 以其容為之名也四升曰斗四斗曰區四區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耳圜其外者謂之脣 其臀一寸其實一豆 臀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 其耳三寸其實一升 耳在旁可舉也 重一鈞 重三十斤 其聲中黃鍾之宮 應律之音 槩而不稅 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銘刻之也時是也允

信也眾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于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觀四國以觀示四方依放象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謂鑄金之形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段氏闕

函人詳兵器考

鮑人之事[illegible]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韋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謂親手煩潤之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謂卷縛韋革也迆讀爲既建而迆之之迆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眡其著欲其淺也韋革調善者之雖厚如薄然察其線欲其藏也謂縫之縷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韋革不欲久居水中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腥讀如沾渥之渥需讀爲柔需之需謂厚脂之韋革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

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也帴讀為翦翦者如俴淺之俴或者讀為羊豬戔之戔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序舒也謂其革均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信無縮縱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甐讀為磨而不磷之磷謂韋革縫護沒藏于韋革中則雖敝蔽不傷也

韗人詳樂器考 韋氏闕 裘氏闕

壹

繢之事鍾人㡛氏詳染氏篇 筐人闕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全純玉也瓚讀為饡餍之饡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繅子男執皮帛謂公之孤也見禮次子男贄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為飾天子之孤表帛以虎皮天

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爲椎于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鎩也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致日度景至不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度也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祼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琬猶圜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繅藉也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好璧孔也羨猶延其袤一尺而廣狹焉圭璧五寸以祀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其邸爲璧取殺于上帝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于東帛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

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詳巡狩考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亦納徵加於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也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以爲稱錘以起量也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也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以爲權故有鼻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純猶皆也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玉案十二以爲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楖人闕　雕人闕　磬氏詳樂器考　矢人詳兵器考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

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鬴無底甑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崇高也豆實四升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為其不任用也髻讀為刮髻讀為刖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器中膊豆中縣膊讀為車輇之輇既拊泥而轉其均尌膊其側以擬度端其器也縣縣繩正豆之柄膊崇四尺方四寸凡器高于此則埒不能相勝厚于此則火器不交因取式焉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勺尊升也觚當為觶豆當為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豆當為斗凡試梓飲器鄉衡而食不盡梓師罪之衡平也平爵宛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匱人詳兵器考匠人詳都邑溝洫考及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各分其修以其一為峻囷窌倉城逆牆

六分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爲閷困圜倉穿地曰窌堂涂十有二分謂階前若
今令甓裓也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實其崇三尺宮中水道牆厚三尺崇三之
高厚以是爲率足以相勝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
頭也股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隋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柯欘之
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一宣有半謂之欘斲斤柄長二尺爾雅曰欘謂之定一欘有半
謂之柯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蒼頡篇有柯欘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
立則上俛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
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耒謂耕耒庛讀爲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自
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無步相中也
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數耕者以田器爲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堅地欲直庛柔地
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中地之耒

其庛與直者如磬折
則利矣謂則弦六尺　輪人輿人詳車政考　弓人詳兵器考　月令

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季秋霜始降則百工休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漢少府屬官有若盧主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尚方主作禁器物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將作少府掌治宮廟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東園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又主章長丞掌凡大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

楊雄將作大匠箴曰侃侃將作經構室宮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茆茨上階夏卑宮觀在彼溝洫桀作瑤臺紂爲旋室人力不堪而帝業不卒詩詠宣王由儉改者春秋譏刺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舒以不恢或作長府而閔子不仁秦築驪阿嬴姓以顛故人君無云我貴榱題是遂毋云我富淫作極游在彼牆屋而忘其國戮作臣司匠敢告執猷

後漢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將作匠建初元年乃置真秩二千石位次河南尹掌修宗廟永元七年大匠應順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暴露朝會邈遠事不肅給昔晉國霸之盟主耳舍諸侯于隸人鄭子產

以爲大譏況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嘉納之卽創業焉

魏王觀爲少府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之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寳爽等耆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

晉武帝時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上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

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書

隋文帝受周禪龍東都工作煬帝卽位復營東都詔曰宮室之作以便生人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豈曰瑤臺瓊室方爲宮殿今所營構務從儉約無令峻宇雕牆復起于今大業元年

以將作大匠宇文愷領東京之役愷多奇巧所營構宮闕窮巧極麗唐張元素上書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于豫章二千人輓一材以鐵爲轂輒壞裂令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援其餘可知矣

唐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屬咸質正焉郎中員外郎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興建修築材木工匠則下少府將作以供其事少府監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匠一萬五千人散出諸州皆取材力强壯技能工巧者不得隱巧補拙避重就輕其驅役不盡及別有和顧者徵資市輕

貨納于少府將作監其巧手供內者不得納資有闕則先補
工巧業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後不得別入諸色其和顧鑄匠
有名解鑄者則補正工凡計功程者夏三月與秋七月爲長
功冬三月與春正月爲短功春之二月三月秋之八月九月
爲中功其役功則依戶部式少府監之職掌百工伎巧之政
令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之官屬庀其工徒謹其
繕作少監爲之貳凡天子之服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率其
屬以供焉丞掌判監事凡五署所修之物須金石齒革羽毛
竹木而成者則上尚書省尚書省下所由司以供給焉凡五
署之所入于庫物各以名數并其州土所生以籍之季終則
上于所由其副留于監有出給者隨所供而印署之凡教諸

雜作計其功之衆寡與其難易而均平之功多而難者限四年三年成其次二年最少四十日作爲等差而均其勞逸焉凡教諸雜作工業金銀銅鐵鑄錫鎣鏤錯鏃所謂工夫者限四年成以外限三年成平慢者限二年成諸雜作有一年半者有一年者有九月者有三月者有五十日者有四十日者主簿掌勾檢稽失凡財物之出納工人之縟造簿帳之除附各有程期不如期者舉而按之中尚署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凡冬至祀昊天上帝以蒼璧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明堂祀並以四圭有邸夏至祭皇地祇以黃琮祀日月以圭邸祀東方青帝以青圭南方赤帝以赤璋西方白帝以騶虞北方黑帝以元璜中央黃帝以黃琮祭神州及岳鎮海瀆大社大稷皆以兩圭有邸及歲時乘輿器玩中宮服飾雕文錯綵珍麗之制皆供焉丞爲之貳每年二月二日進鏤牙尺及木畫紫檀尺寒食進毬兼雜綵雞子五月五日進百索綬帶夏至進雷車七月七日進七孔金鈿針十

五日進玉簡盆臘日進口脂衣香囊每月進筆及擣衣杵琴瑟琵琶絃金銀紙須則進之不恆其數也其所用金木齒革羽毛之屬任所出州土以時而供送焉其紫檀櫚木檀香象牙翡翠毛黃嬰毛青蟲真珠紫鑛水銀出廣州及安南赤麖皮琴瑟赤㺒琥珀白玉碧玉金剛鑽盆灌瑜石胡桐律大鵬砂出波斯及涼州麝香出蘭州銅鈢銅出代州赤生銅出銅源監也左尚署令掌供天子之五輅五副七輦三輦十有二車大小方圓華蓋一百五十有六諸翟尾扇及大小繖翰辨其名數而頒其制度丞爲之貳凡皇太后皇后內命婦之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金根等車皇太子之金輅軺車四望車王公已下象輅革輅木輅軺車公主王妃外命婦一品厭翟車二品三品犢車其制各有差其用金帛膠漆材竹之屬所出方土以時支送漆出金州竹出司竹監松出嵐勝州文柏出隴

州梓楸出京兆府紫檀出廣州黃楊出荊州右尚署令掌供天子十有二閑馬之鞍轡每歲京兆河南制革理林爍金以爲之送之于署令工人增飾而進焉及五品三部之帳備其材革而修其制度丞爲之貳凡刀劍斧鉞甲胄紙筆茵席履舄之物靡不畢供其用綾絹金鐵毛革等所出方土以時支送白馬尾白犛牛尾出隴右諸州翟尾孔雀尾白鷺鮮出安南江東貂皮出諸軍州掌冶署令掌鎔鑄銅鐵器物之事丞爲之貳凡天下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採官收其稅若白鑞則官爲市之其西邊北邊諸州禁人無置鐵冶及採鉚若器用所須則具名數移于所由官供之私者私市之凡諸冶所造器物皆上于少府監然後給之其興農冶監所造者唯供隴右諸牧監及諸牧使將作大匠之職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總四署三監百工

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少匠貳焉凡西京之大內大明興慶宮東都之大內上陽宮其內外廓臺殿樓閣幷仗舍等苑內宮亭中書門下左右羽林軍左右萬騎仗十二閑廐屋宇等謂之內作凡山陵及京都之太廟郊社諸壇廟京都諸城門尚書殿中秘書內侍省御史臺九寺三監十六衛諸街使弩坊溫湯東宮諸司王府宮舍屋宇諸街橋道等並謂之外作凡有建造營葺分功度用皆以委焉凡修理宮廟太常先擇日以聞然後興作丞掌判監事凡內外繕造百司供給大事則聽制敕小事則俟著符以諮大匠而下于署監以供其職凡諸州匠人長上者則州率其資納之隨以酬顧凡功有長短役有輕重凡計功程者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

短功凡啟塞之時火土之禁必制其經制而舉其條目凡四時之禁每歲十二月以後盡于二月不得起治作冬至以後盡九月不得興土工春夏不伐木若臨事要行理不可廢者以從別式凡營造修理土木瓦石不出于所司者總料其數上于尚書省凡營軍器皆鐫題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閱其虛實主簿掌印勾檢稽失凡官吏之申請糧料俸食務在候使必由之以發其事若諸司之應供四署三監之財物器用違闕隨而舉焉左校令掌供營構梓匠之事致其雜財差其曲直制其器用程其功巧丞為之貳凡宮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各有等差天子之宮殿皆施重栱藻井王公諸臣三品以上九架五品已上七架並聽廈兩頭六品已下五

架其門舍三品已上五架三間五品已上三間兩厦六品已下及庶人一間兩厦五品已上得制烏頭門若官修者左校爲之私家自修者制度准此凡樂縣簨虡兵仗器械及喪葬儀制諸司什物皆供焉簨虡謂鎛鐘編鐘編磬之屬器械謂仗床鞍架柤械之屬喪儀謂棺槨明器之屬什物謂机案檻檻欂函衡權斗碓之屬右校令掌供版築塗泥丹艧之事丞爲之貳凡料物支供皆有由屬審其制度而經度之凡修補之料每歲京北河南及諸州支送麥䴬三萬圍麥麫一百車麻擣二萬斤其石灰赤土之屬須則市供不恆其數中校令掌供舟車兵仗廄牧雜作器用之事凡行幸陳設供三梁竿柱閑廄繫飼則供剉碓行槽鞍架禱祀祭祀則供棘葛竹整內外營造應供給者皆主守之丞爲之貳舊將作寺百工署掌營棘葛槍子土

塼石作之事開元十五年改百工署爲監其職掌各分入諸署枏于左校石作入甄官棘葛土磚等則入于此署　凡監署役使車牛皆有年支草豆據其名簿閱其虛實受而藏之以給于車坊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爲之貳凡石作之類有石磬石人石獸石柱碑碣碾磑出有方土用有物宜凡磚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準凡喪葬則供其明器之屬（別敕葬者供餘並私備）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壙當野祖明地軸誕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僮僕之屬威儀服玩各視生之品秩所有以瓦木爲之其長率七寸百工等監掌採伐林木之事辨其名物而爲之主守凡修造所有所須材幹之具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宋工部尚書掌百工水土之政稽其功緒以詔賞罰令總四
司之事侍郎爲之貳若制作營繕計置采伐所用財物案其
程式以授有司郎中員外郎參掌之應官吏兵民條本曹事
有功賞辠罰則審實以上尚書省大祭祀祭則尚書薦俎與
徹若諸監鼓鑄錢寶案年額而課其數因其登耗以詔賞罰
凡車輦飭器印記之造則少府監文思院隸焉甲兵器械之
制則軍器所隸焉有合支物料工價則申于朝以屬戶部建
炎併將作少府軍器監並歸工部是時營繕未遑惟戎器方
急紹興二年詔于行在別置作院造器甲令工部長貳提點
郎官逐旬點檢少府監既歸工部文思院上下界監官並從
本部辟差又詔御前軍器所隸工部自是營造稍廣宰臣議

戸部以給財爲務工部以辦事爲能誠非一體欲令戸工部兼領其事卒未能合隆興以後宮室器甲之造寖稀且各分職掌部務益簡特提其綱要爲分案六曰工作曰營造曰材料曰兵匠曰檢法曰知雜又專立一案以御前軍器案爲名裁減吏額共置四十二人文思院提轄官一員監官三員監門官一員掌金銀犀玉工巧及采繪裝鈿之飾凡儀物器仗權量輿服所以供上方給百司者于是出焉按文思院大平興國三年置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綵繪素裝鈿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之用舊屬少府今以少府監并于工部故文思院監官乃令工部辟差少府監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監爲之貳丞參領之凡乘輿服御寶冊符印旌節權衡度量之制與夫祭祀朝會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供焉庀其工徒察其程課作止勞逸

及寒暑早晚之節視將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凡金玉犀象羽毛齒革膠漆材竹辨其名物而考其制度事當損益則審其可否議定以聞少府所掌舊有主名其所作之事則監自親之熙寧中已盡歸有司官制行皆復舊元豐元年工部言文思院上下界諸作工料條格皆說不盡功限例各寬賸乞委官檢照前後料例功限編爲定式從之將作監掌宮室城郭橋梁舟車營繕之事少監爲之貳丞參領之凡土木工匠版築造作之政令總焉辨其材幹器物之所須乘時儲積以待給用庀其工徒而授以法式寒暑早暮均其勞逸作止之節凡營造有計帳則委官覆視定其名數驗實以給之歲以二月治溝渠通壅塞乘輿行幸則預戒有司潔

除均布黃道凡出納籍帳歲受而會之上于工部熙寧初以嘉慶院爲監其官屬職事稽用舊典已而盡追復之元祐七年詔頒將作監修成營造法式八年又造本監營造檢計畢長貳隨事給限丞簿覆檢元符元年三省言將作監主簿二員乞將先到任一員改充幹當公事俟成資替罷從之崇寧五年詔將作監應承受前後特旨應副外路并府監修造差撥人工物料違執元豐條格不得應副宣和五年詔罷營繕所歸將作監隆興以來上躬履儉約宮室無所營繕器用不作職務益省于是長貳久闕勾稽之職亦復不除獨以丞兼治監事

金少府監尚方織染文思裁造文繡等署隸焉泰和四年選能幹官兼領

局設監少監及丞（大定十一年省二十一年復置）掌邦國百工營造之事尚方署令丞掌造金銀器物亭帳車輿牀榻簾席鞍轡傘扇及裝釘之事修內司（大定十年設）掌宮中營造事兵匠一千六十五人兵夫二千人仍命少府監長官提控直長二員部役官四員掌監督工役受給官二員掌支納諸物都城所提舉同提舉掌修完廟社及城隍門鑰百司公廨係官舍屋并栽植樹木工役等事左右廂官各二員掌監督工役受給官二員掌支納諸物及埏埴等事

元工部尚書掌天下營造百工之政令凡城池之修濬土木之繕葺財物之給受工匠之程式銓注屬院司匠之官悉以任之諸色人匠總管府掌百工之技藝至元十二年置將作

院使及同知同僉院判等掌成造金玉珠翠冠佩器皿織造刺繡等事而修建宮殿事務立宮殿府專掌營繕至元十九年以其事屬大都留守司留守司掌守衛宮闕都城調度本路供億諸務兼理營繕內府諸邸都宮原廟尚方車服殿府供帳內苑花木及行幸湯沐宴遊之所門禁關鑰啟閉之事修內司領十四局人匠四百五十戶掌修建宮殿及大都造作等事提點大使副使各一又有直長吏目照磨部役司使等中統二年置至元中增工匠一千二百七十有二戶祗應司掌內府諸王邸第異巧工作修禳應辦寺觀營繕領工匠七百戶大使副使各一 國初建兩京殿宇始置司以備工役

耶律楚材傳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於帝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

者豈可不用治天下之匠邪帝聞之甚喜

明工部尚書掌天下百官山澤之政令侍郎佐之營繕司典經營興作之事凡宮殿陵寢城郭壇場祠廟倉庫廨宇營房王府邸第之役鳩工會材以時程督之凡鹵簿儀仗樂器移內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潔而董其竊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三歲一役役不過三月皆復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有稍食工役二等以處罪人輸作者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皆視役大小而撥節之凡物料儲偫曰神木廠曰大木廠以蓄材木曰黑窯廠曰琉璃廠以陶瓦器曰臺基廠以貯薪葦皆籍其數以供修作之用周用字行之遷南工部尚書工部市物于民吏受賕率先給直而故緩其入監賈者因據以為

利用令民有物得自輸輸已役之直自後弊頓革凡軍裝兵械下所司造同兵部省之必程其堅緻凡陶甄之事有歲供有暫供有停減籍其數會其入毋輕毀以費民凡諸冶飾其材審其模範付有司鐵必準銖而進于內府而頒之牌符火器鑄于內府禁其以法式泄于外凡顏料非其土產不以征凡舟車之制曰黃船以供御用曰遮洋船以轉漕於海曰淺船以轉漕于河曰馬曰風快船以供送官物曰備倭船曰戰船以禦寇賊曰大車曰獨轅車曰戰車皆會其財用酌其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冕服誥敕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移內府南京浙江諸處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劵差其高廣凡祭器冊寶乘輿符牌雜器皆會則于內府凡度量權衡謹其校勘

而頒之懸式于市而罪其不中度者屯田郎中典屯種抽分薪炭夫役墳塋之事凡軍馬守鎮之處其有轉運不給則設屯以益軍儲以規辦營造木植城磚軍營官屋及戰衣器械耕牛農具之屬凡抽分征諸商視其財物各有差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或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撙節之夫役代薪轉薪皆僱役凡墳塋及堂碑碣獸之制第宗室勳戚文武官之等而定其差吳元年置將作司卿少卿丞左右提舉司同提舉司丞典簿副提舉軍需庫大使副使洪武元年以將作司隸工部尋更置營造提舉司及營造提舉分司每司設正提舉一人副提舉二人隸將作司

宣宗工部箴曰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暨于成周乃設司空

漢置水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我朝建官列次六卿率屬有四各底于成凡諸繕作儀品有秩辨其苦良去華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治勿苛以殘山澤之利羽毛齒革金鑛丹漆曁木與石爲所當爲毋耗于材逸所當逸毋殫其力毋縱已私縱則招菑毋溺于賄溺則取敗必祇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爾之功其懋敬哉視古仁智率履勿愆用保祿位